

# 大号叫人民

何立伟 著

我们就是人民  
你就是人民  
我写的就是你  
以及你的表情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大哥叫人民

何立伟  
著

我们就是人民  
你就是人民  
我写的就是你  
以及你的表情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号叫人民 / 何立伟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5302-0794-6

I. 大… II. 何…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7704 号

## 大号叫人民

DAHAO JIAO RENMIN

何立伟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hph.com.cn](http://www.h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14.5 印张 214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册

ISBN 7-5302-079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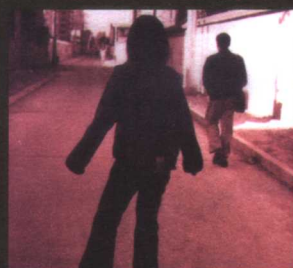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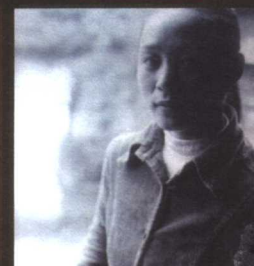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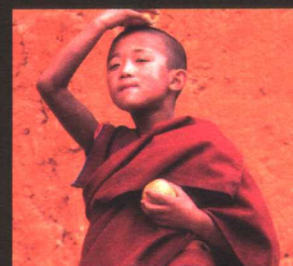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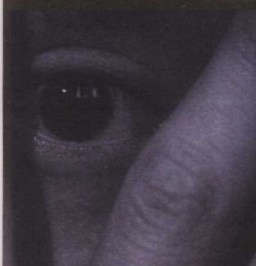
I · 772 定价: 23.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 人民就是你

何立伟

有一天，我从外地转了一通回到长沙，收了一身黑汗，站到书房窗子前，抽根很好的烟。一般来讲，我若是想写文字了，就先点根很好的烟，有点奠基的意味，有点剪彩的意味，有点红花妹子结婚之前找个墙角先躲起来幸福地哭一场的意味。这说明我对文字，多少怀得有虔敬同激动。

好久未写文字了，武功荒疏，才思枯索。窗子里望出去，马路对面是白沙路，有口千年的古井，古井旁边是免票的公园，公园旁边是洗脚城同娱乐城，还有修车店、茶楼酒肆公交车站美容中心。人跟车如水一般哗啦啦从南流到北，从北流到南。我看见了那些行色匆匆的脸孔，在日头下光明或是黯淡，兴奋或是焦虑，集合了生活的诸多表情。我心里触动了一下，想起我已年届知命，半个世纪来我见识了多少这样的脸孔，而我自己的脸孔亦不缺少这些脸孔所呈现的表情跟时间的纹理；岁月跟生命皆在这样的路上淌过，变成了我个人跟这个时代的历史与流沙。我对自己说，我的文字可将此记录下来，以纪念留在我记忆中的这些脸孔以及这些脸孔的故事，记下他们的欢笑或者歌哭，幸福或者沉沦，还有我个人的感怀同枵触。

我坐到电脑跟前，开始在键盘上敲打回忆，一下子写了五六篇。我把它发给了《北青报》的编辑陈国华。我对陈先生说，开个专栏吧。陈先生旋即回我伊妹儿，说正好他们新辟了天天副刊，

要约专栏连载。正好，正好。“请你想个专栏名。”我又点了根很好的烟，回答道，就叫《大号叫人民》，如何？

我从幼儿园时代便晓得“人民”这个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到了五十岁，仍觉得这个词的使用频率依然最高，但何谓“人民”，却是始终无人跟我说明白。这个词太抽象、太空泛，想起来甚至有点欺人的感觉。抽完了那根很好的烟，想到了这个专栏名，之后，我才意识到，“人民”其实就是我笔下的这些脸孔，就是具体的你同具体的我，就是我窗前马路上那些匆匆走过的朦胧而又清晰的身影。日头下面，“人民”正经历着这个时代赋予他们的全部喜怒哀乐同生命沉浮。我想我的文字要成为他们的具体的历史，哪怕只是点点滴滴。

专栏开出后，不久即收到陈先生的反馈，说《大号叫人民》因为写的是人民，所以受到人民的欢迎，反响颇为强烈。我说好，那就写下去，直到能够出一本书。这期间，我亦接到一些鼓励的电话，甚至收到一位出生于80年代在网络江湖上有点名头的写手的伊妹儿，他说他追着看了好几篇，非常喜欢，并且感动；最重要的是，按他的话说，这种“关注身边普通人生活”的视角，给了他写作空间的启发。他说他也要来写身边的人与事与生活，而要摆脱80后靠激素写作的模式。我看了亦很喜欢，并且感动。我以为只有阅人阅世多一些的读者，才会来读这样的出于人生经验的文字，没承想它亦是赢得了年轻的读者的欢心。

尤其是，专栏开出一个月之后，便有数家出版社争着要拿这些文字来出书。我写作二十余年，深知自己不属于有市场的畅销作家，这样的情形，我还是头一回遇到。最后我确定，把它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因我刚刚买了他们出的《钢琴教师》，拿在手里，感觉舒服。

有肉吃的时候，我要来想想为何有肉吃。想来想去，我觉得无他，就是陈先生写的那句话，因为写的是人民，所以受到人民的欢迎。就是因为我们身边的人同事，我们不能漠视，普通的人，才是文学的主体。就是因为我写了张三李四王五麻子，写了你我他，写了我们。

我们就是人民。

你就是人民。

我写的就是你，以及你的表情。



# 目 录

## CONTENTS



- 序
- 1 常 浩
- 6 柴旋风
- 10 常右谦
- 13 陈光明
- 17 程天保
- 20 迟教授
- 24 窦 哥
- 28 段 雨
- 32 葛向阳
- 36 共田八
- 40 顾小月
- 45 光脑壳
- 49 郭大师

# 大号 叫人民



- 53 猴 子
- 59 胡树平
- 63 姜小丹
- 67 九 哥
- 71 瞿猛子
- 75 旷国兴
- 79 老 兵
- 83 老 秦
- 86 老 金
- 90 李 亮
- 94 李倩倩
- 98 栗保罗
- 101 廖中捷
- 105 娄妹子

|     |     |
|-----|-----|
| 109 | 鲁 红 |
| 113 | 陆继青 |
| 117 | 罗 刚 |
| 121 | 马琳琳 |
| 125 | 聂 子 |
| 128 | 平驼子 |
| 131 | 三伢子 |
| 136 | 叔 宝 |
| 140 | 孙 熹 |
| 143 | 魏世民 |
| 146 | 细 武 |
| 150 | 小 陈 |
| 153 | 小 米 |
| 156 | 小 庞 |
| 161 | 小芳子 |



# 大号 叫 人民



165 小 谷

170 薛细妹

174 颜 子

178 易永生

182 易志中

186 应红飞

190 游家里

194 郁 子

199 詹启炜

204 张 广

209 章 巍

213 赵 四

216 郑振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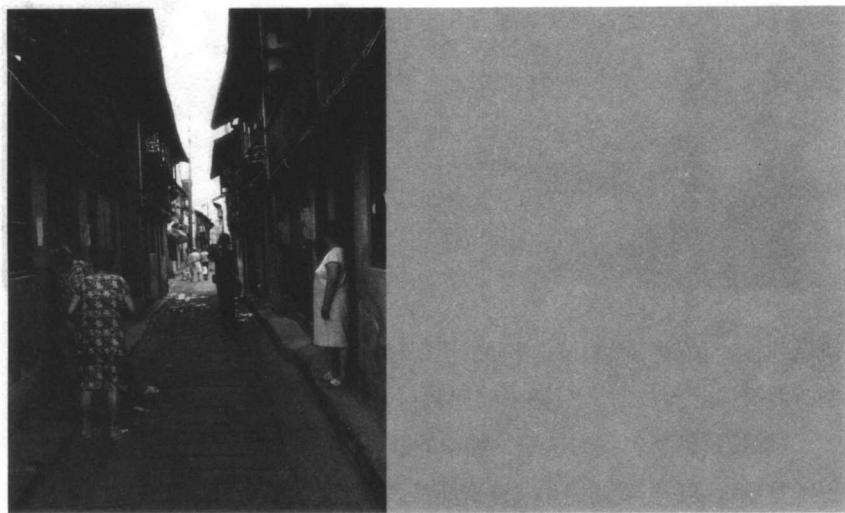
220 邹为民



## 常浩

我那天到河西开会，午饭后抽了个空，特地开车去二纺厂看常浩。常浩的老婆我叫她胖嫂，因是二纺的挡纱工，又三班倒，所以常浩为照顾她，就要了二纺的宿舍，而把河东他原来单位的房子退掉了。从前他住河东时，我们几乎每周要见一次面，搬到那么远的二纺厂以后，过从就显见得少多了。

二纺厂在三叉矶，以前那地方有船舶厂同几家颇有规模的纺织厂。一眼望去，伞形厂房顶一排接一排，甚是壮观，但现在大多不是停工，便是



被并购。过去汽笛一响，穿蓝制服同白制服的工人一群群朝工厂大门一路说说笑笑走去的热闹情景，已是不复得见。我开车快到二纺时，路亦变得





坑坑洼洼，虽然我已来过许多回，但那些宿舍一栋一栋皆是一样的积木形制，我又不记得栋号，只好一路问将过去。

“胖嫂？姓李？我们这地方姓李的胖子多的是，男的女的都有。你要记得她是哪栋嚟！”我问路，人皆这样答。坪里四处是人，聊天、搓麻将、打毛衣，晒着冬日的太阳，一身臃肿。当然，最后我还是寻到了常浩的家。顶层，七楼，爬上去敲门，却是无人。敲对面的门，出来一中年汉，声音很高，说没人呐？那你到底下寻寻看。李胖子可能在十八栋的麻将室，老常



肯定在十九栋打桌球。又告诉我下楼朝左手走，每栋的墙上有号子。我只好又下七楼。楼道里四处是煤篓子、烂桌子、破单车以及杂七杂八的东西。又注意到每层楼的路灯几乎皆是没有了灯泡。若是夜里来，不是熟门熟路，必定跌跌撞撞，刷坏裤子。

看到十八栋了，果然一楼有人将自己的家开了麻将室，隔了窗户看，好几桌人，一片蓝蒙蒙的闹声。但里面没见着胖嫂。又到十九栋，看到坪里摆了三张绿色的台球桌，亦是一些人在打球。且围着看的人亦不少。抽烟，笑，或者亲切地骂娘。常浩正弯着腰，球杆一推一推，然后，奋力一击。有球落到了网袋中。一片叫好。我挤拢去，拍他的背。他好像没感觉似的，自顾自地吹牛，“老子百发百中！他娘的麻花！”

他后来看到是我，极是高兴。球杆一扔，朝旁边一个人喊，“树宝，你来玩，老子来了客！”把我扯到一边，递烟，问呷不呷茶，嚼不嚼槟榔。“走走走，还是到我屋里去坐！”

我有一年多没来过他家，走进去好像变了个样，墙上四处贴得有几何体的静物素描，还有就是水彩写生画。“开画展呵你老兄！”我讶异道。他说哪里哪里，是他带的学生伢崽们画的。原来他在家带学生画画。常浩学过美术，后来在电影院当美工，专门画电影海报，他那家电影院十多年前便成了夜总会，他遂跳到一家广告公司画路牌广告。一年四季，身上皆是斑斑点点的油彩。他有严重的胃溃疡，经常出血，一休就是个把月。公司对他不满，他自己亦识趣，便辞职回家，间或接点设计稿画画，有广告的，亦有装修的。收入不稳定，有一餐没一餐。但人是个天性乐观的人，反正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他的口头禅是“快活一天是一天”。他说这话是有来头的。因他一位最要好的朋友，亦是广告公司美工小丁，刚刚交了个女朋友，好到要谈婚论嫁了，忽然有天晚上胰腺炎发作，脚一伸，就在一个瞬间里归了西。自此以后常浩便爱说那句“快活一天是一天”的口头禅了。他那时住在电影公司的宿舍，很小的两居室，但收拾得干干净净。胖嫂亦很能干，做的饭菜极可口，又好客，我们朋友尤其喜欢上他家里去玩，打牌，唱歌，吃饭，东扯葫芦西扯叶，相当快活。常浩有副好嗓子，喜欢唱李双江的歌，唱“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时，还要连带着表演，把手掌张开，先伸出五指，再翻成三指，表示这是“五指山”。惹众人喷饭。

后来他搬到三叉矶这边来，太远了，所以往来就少了。他亦极少过河东来。看来他现在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带学生画画。我问他胖嫂呢。他道还不是成天打牌，要不就在舞厅里跳舞。反正二纺厂尽是女工，如今大多下了岗，无事可做，就是打牌跳舞。“张爱华你认得吧？”他问。我说就是跟胖嫂玩得很好的那个女的吧。他说就是就是，“原来好老实一个妹子，又漂漂亮亮，在舞厅里认得一个建筑包头，就跟着他，后来被她老公晓得了，一瓶开水浇过来，如今一脸的疤，看见她跟得看见了鬼一样！”我说那你也得担心胖嫂呵。常浩听了一笑，把手使劲摇着，“我连不得担心，把她送给别人别人都不得要咧。胖得跟汽油桶一样，压得个把人死，哪个敢要？”

我问他胃溃疡好点么。他道我累不得，累了就出血，所以现在基本上是静养。只双休日带点学生。“嘿，”他忽然道，“我去年带的一个学生，考取了湖南师大美术学院咧！”很得意的模样，很有成就的模样，一脸的满足。

他又拿起电话，说要给胖嫂打手机，“喊她回来搞饭菜，你来了呵。稀客稀客。”

我跟常浩是初中同学，我说要过年了，同学们可能会要聚一下，“你也得来呵”。他听了沉默了一气，道，同学我就不见了。我现在，特别不愿意见老同学。没意思，没意思。我问他何解，他想了想，然后道，我也不晓得是何解。可能是，老了吧。

